

百札館三記

张瑞田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百札館三記

张瑞田
著



文匯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札馆三记/张瑞田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8.8

(开卷书坊/董宁文主编.第七辑)

ISBN 978-7-5496-2659-5

I. ①百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38815 号

百札馆三记

策 划 / 宁孜勤

主 编 / 董宁文

书名题签 / 刘 涛

篆 刻 / 韩大星

作 者 / 张瑞田

责任编辑 / 鲍广丽

特约审读 / 卢润祥

封面装帧 / 观止堂·未氓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

字 数 / 180 千字

印 张 / 8.75

ISBN 978-7-5496-2659-5

定 价 / 42.00 元

目录

读傅记

- 003 重读《傅雷家书》
- 007 傅雷与“黄宾虹八十书画展”
- 010 傅雷眼里的张大千
- 013 作为书法家的傅雷
- 016 一九四三年傅雷致黄宾虹书
- 030 傅雷的手札
- 036 傅雷与张弦
- 040 钟情李流芳
- 043 谁看到了汉印“傅雷”
- 046 傅雷眼里的吴湖帆
- 049 傅雷的一首情诗
- 053 收藏黄宾虹
- 056 微词“扬州八怪”的理由
- 060 傅雷维权
- 065 那种陈腐的“霉宿”味儿

- 068 悠远的诗意
- 072 摹古的局限
- 075 为夏丏尊求画
- 078 为什么低调
- 082 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
- 086 “此为晚数年夙志”
- 089 黄老头与《高老头》
- 092 “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”
- 095 游与记
- 099 对“鲁译”的微词
- 102 藏画与赠画

旧信记

- 111 一九九七年唐达成致叶延滨
- 114 一九八七年乔象钟致刘再复

- 117 一九九四年刘湛秋致吴正
- 121 十月十一日陈荒煤致雷加
- 124 五月五日陈荒煤致仲愕、匡满
- 127 一九九七年浩然致叶延滨
- 131 十一月二十二日陈涌致仁山
- 135 二十八日周良沛致光孚
- 142 一九七三年张光年致杨匡满
- 146 一九七二年郭小川致匡满、敏歧、周明
- 151 一九八二年刘心武致李文合
- 153 一九九〇年丁力致程代熙
- 156 一九九五年白桦致吴正
- 158 六月十八日陆石致周扬、夏衍
- 161 一九九七年杜导正致定邦
- 164 一九九七年光耀致刘亮
- 168 六月十八日张长弓致植材
- 171 四月十日袁行霈致李易

谈札记

- 181 笺纸的温度
- 190 俞樾的手札
- 196 笔路即心路
——梁启超的手札与题跋
- 206 读沙孟海青年时代的四通手札
- 216 史学价值与书法意义
——龙榆生藏文化名人手札摭谈
- 227 最后的手札
——龙榆生友朋手札浅释
- 236 “花香冉冉愁予”
——读吕碧城致龙榆生两通未刊手札
- 243 手札的结构
——兼谈邵燕祥的手札
- 247 “于明白晓畅中见深情”
——诗人晓雪的手札

- 251 文人书法，偶露峥嵘
- 254 方英文手札一瞥
- 258 手札的魅力
——读黄君《鉴斋丛帖初编》
- 261 馆中置喙（代后记）

读
傅
记

重读 《傅雷家书》

二〇〇八年，在洁白的丰碑——纪念傅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展览活动中，我有幸看到了傅雷先生写给傅聪的第一封家书。这封家书写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，用毛笔所书。我们知道的傅雷是杰出的翻译家、艺术评论家，但我们也要知道，他又是优秀的书法家、收藏家。近几年，我研究了傅雷先生致黄宾虹先生的手札，对傅雷的书法才情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。傅雷致黄宾虹的一百余通手札，具有严谨的法度，内敛、典雅，体现了尚通脱、简远的魏晋书风。置于当代书法界，傅雷的书法也是别具一格的，具有强大的审美力量。

傅雷先生的手札恪守传统礼仪，平阙分明，谦辞、敬辞使用十分准确，从中不难看出傅雷对“二王”、苏东坡、米芾、黄庭坚等人手札的精心临摹和刻苦研读。

我是在发现傅雷先生高超的书法才华的背景下，重读

了《傅雷家书》。初读《傅雷家书》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，我们反思了导致傅雷悲剧出现的体制性因素和文化局限。《傅雷家书》中的理想主义光芒，照耀了我们的青春，是我们迷茫中的精神指南。应该说，《傅雷家书》最贴近我们的内心，傅雷的理性、情感、智慧、父爱，以平等、和气的口吻传达了一位父亲的文化思考、生活经验、价值观念。最纯粹、最本质、最没有意识形态的导向。这是一本温情的书，是一本友好的书，包含着一位父亲炽热的情感和伟大的爱。

《傅雷家书》的生命力是永恒的。二十多年后，我重读了《傅雷家书》。此时，我也当了父亲，面对天真烂漫的儿子，自然想起《傅雷家书》。我试图在这本书中找到与儿子对话的精神渠道。

由于对傅雷书法的关心，每每读《傅雷家书》，就会想到傅雷书写家书所使用的工具，是硬笔，还是毛笔。当我看到傅雷致傅聪的第一封家书是用毛笔写成的，我就想，傅雷是用传统的方式，也就是中国文人的生命仪式，与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进行沟通。也许傅雷是想让傅聪记住，自己是中国人，当傅聪看到来自家中的手札，自然会想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，与生俱来的骄傲，会让他不孤独。

傅雷不是一位轻松的父亲，也不是一位轻松的文人。他的精神苦闷和内心冲突，常常出现在他的文字之中。写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的手札，我读了数十遍。这封情真意切的手札，首先勾画出傅雷一家浓郁的亲情。傅聪去域外求学，是傅聪对自己的超越，同时，也意味着痛苦的

分别。在这封手札中，我们读到了这样凝重的文字：“车一开动，大家都变成了泪人儿，呆呆地直立在月台上，等到列车全部出了站方始回身。沈伯伯再三劝慰我。但回家的三轮车上，个个人都止不住流泪。敏一直抽抽噎噎。昨天一夜我们都没睡好，时时刻刻的惊醒。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。孩子，我虐待了你，我永远对不起你，我永远赎不了这种罪过！这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，只是不敢向妈妈说。人生错了一件事，良心就永远不得安宁！真的，巴尔扎克说得好：有些罪过只能补赎，不能洗刷！”

傅雷的性格是多么的清高而脱俗，甚至是一位有洁癖的文人。然而，这封家书让我们看到了“怜子如何不丈夫”的傅雷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父亲最柔软的一部分，最美的一部分，最闪光的一部分。

傅雷具有现代人格。傅雷所处的复杂的年代，每一个人都被工具化、矮化，甚至妖魔化了。人格鲜见，何谈现代人格？让我们骄傲的是，傅雷有人格，也有现代人格。他敢于反思自己，能够修正自己的问题，进行自我批评。这封手札，傅雷坦诚而真挚地向自己的孩子敞开了胸怀。这是有大气度的人、有深刻思想的人才能做到的。

傅雷学贯中西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好和熟悉，体现在他的书法和他的手札之中。同时，他又深受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，有平等意识，有爱，有理想，讲诚信，不妥协，节制物欲，重友谊，等等。《傅雷家书》中的傅雷精神，恰恰就是傅雷基于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爱与责任，以及对现实的忧虑，对未来的清醒认识。

我敢说,《傅雷家书》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唱,是中国人的精神制高点。同时,我也敢说,像傅雷这样的父亲已不多见。当下中国重器物,轻精神,我们在消费主义的思潮里难以自拔。大多数的父亲热衷于向孩子们传授谋取权力和金钱的手段,以极其功利的心态,推广厚黑之学。今天,我们重提《傅雷家书》,显然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同。那个清贫的时代,我们的内心还非常富有,我们还有力量憧憬未来。可是,眼下物质财富不断膨胀,我们的内心却十分焦渴,我们的精神也十分萎靡。种种陋习和荒芜,源于好父亲的缺失。为此我说,傅雷不仅仅是傅聪、傅敏的父亲,应该是中国人的父亲。他的坚强与软弱,才能与性情,善良与悲悯,都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。

二〇〇八年七月

傅雷与『黄宾虹八十书画展』

一九四三年，黄宾虹八十岁。困居北平古城的一代国画大师，不断取出《家庆图》，反复审视。窗外的柿子树果肥叶阔，但比之故乡的橘子树，似乎少了一层亲切。去年，他就因难以平抑的思乡情怀，在《家庆图》上题了一首诗，后四句云：“屈指明正我八旬，萦谈哀乐忆前尘。陈翁留驻韶华笔，六十六年图画新。”

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，“黄宾虹八十书画展”在上海举行，反响强烈。

著名画家刘海粟在《黄山谈艺录·傅雷二三事》中说：“一九四三年，黄宾虹八十大庆，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，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。”

策展人傅雷就这样进入了中国美术史。

作为都市文化组成部分的艺术展览，显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化形成息息相关。傅雷“晚蚤岁治西欧文学，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，平生不能捉笔，而爱美之情与

日俱增”，西方美术史开阔了傅雷的审美视野，西方美术的策展人制度和展览体制，又为傅雷提供了学习的样板。

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策展人。首先，他具有非同一般的书画审美能力，行政协调才干，市场营销水平。傅雷会从展览的总体布局考虑问题，有时就作品的形制，有时从作品的风格，有时以黄宾虹不同时期的追求，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。

黄宾虹将参展作品分别寄给傅雷和其他友朋，其中一次出现了差错。为此傅雷忧心忡忡，四处打探画作的去向，又挖空心思分析画作遗失的原因。他把邮局的挂号号码一一核对，甚至怀疑黄宾虹的另一位朋友。十月七日，他又一次致书黄宾虹：“尊处八月三十日寄裘府一包之号数，既为二四一九号。复查先生九月七日自京寄敝寓之挂号信，号码为二六六〇，发信日期相去八天，挂号号码相差二百四十一号，甚为合理。更可证同日同时所发之挂号信件，必号数相联。且二万一千余号，根本与二四一九不合，已大可疑。”

怎么办，傅雷只有穷追不舍。他在心里默默祈祷，黄宾虹的画丢不了。果真未丢。当厘清黄宾虹寄沪画作后，傅雷立刻致书黄宾虹：“八月三十日邮据倘只有一纸，则当时失件谅在未投邮前已生弊窦，总望珠还，不落匪人或市侩手也。”

然后，傅雷以他潇洒、隽永的小楷抄录了“经手宾老寄沪书画总清单”“傅宅经收书画细账”清单，向黄宾虹详细汇报了自己在上海收阅书画数目事宜，深得黄宾虹的赞许。

策展人傅雷在画展结束后的第一天，致函黄宾虹：“画会昨晚结束，总共五日，参观人数，就签名者计六百余人，未签名者约有三四倍。售画总数为一百六十件（花卉、字在内），余下十七件暂存敝寓，以待后命。售画总数十四万三千余元，开支总数为一万五千元弱。画册预约已售去百四十六本，亦有七千余元。此次印制画集，非特未出本金，且早有收入，可贺可贺。”

无疑，傅雷是策展人，也是经纪人。他为黄宾虹举办的画展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。黄宾虹的卖画收入，傅雷也毫厘不差地汇给了身在北平的黄宾虹。

二〇一〇年四月